

Susan Hill

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

THE BOY WHO TAUGHT THE BEEKEEPER TO READ

[英国] 苏珊·希尔 著 陶友兰 励蔚轩 译



Susan Hill

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

THE BOY WHO TAUGHT THE BEEKEEPER TO READ

[英国] 苏珊·希尔 著 陶友兰 励蔚轩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/(英)希尔著;陶友兰,励
蔚轩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791-4

I. ①教… II. ①希… ②陶… ③励…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0286 号

Susan Hill

THE BOY WHO TAUGHT THE BEEKEEPER TO READ

Copyright © Susan Hill 1983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5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461

总策划:黄育海

责任编辑:毛静彦

特约策划:仲召明
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

[英]苏珊·希尔 著

陶友兰 励蔚轩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sm.com

总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02,000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91-4/I·4618 定价:25.00 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

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

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

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

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

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

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

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
023	父亲啊，父亲
061	依 靠
077	惩 罚
094	滚动的信息
104	沙 子
114	伊丽莎白
127	胸 针
144	安东尼咖啡馆

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男孩的声音很大胆，但难掩内心的恐惧，马特·梅听得出来。

他出现在盛夏的花园里，从闪烁着白金色光芒的晌午阳光下走进深绿的凉爽处。一个瘦瘦的男孩，四肢像剥了皮的嫩树枝，白中透绿，头发有些灰白。他站在那里好久了——马特真服了他。

“听。”马特说。

小男孩盯着他。

“还在响——你听。”

他俩静静地站着。一个戴着奇怪头盔、穿着诡异的男人和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。八月的叶子浓密阴沉，一丝风也没有。在他们头顶上，橡树枝条颤动的声音清晰可闻，就像把纸覆在梳子上吹出的美妙音乐。

“是什么在唱歌？”

“蜂群。”

“噢。”

过了一阵，马特问：“你来做客的？”

“我昨晚刚到。天黑的时候。”

“来度假的喽。”

男孩似乎想了一想，最后没有回答。

马特·梅把他那鼓鼓囊囊的白套裤束成一束，用自行车夹在脚踝的地方夹住。那男孩还在看着。

“来，帮我扶一下梯子，”马特叫道，“我可不想摔个倒栽葱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知道‘倒栽葱’？你都去过些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我去过苏格兰、伦敦、肯特郡、法国——最后又回到伦敦。”

男孩把他去过的地方一口气全报出来。

不知是男孩小心翼翼的回答，还是男孩的苍白脸色流露出的那种认真，马特竟然在不经意间受到触动。他感到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刺了一下，拧得慌。

男孩穿着及膝短裤，上身是带新领子的棉衬衣。

“倒栽葱，”马特·梅终于开口说道，“就是摔下来时脑袋着地。我不想爬树时梯子滑下去。”

“如果我没来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自己小心点呗。也习惯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爬梯子？”

“取蜂巢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蜂箱啊。那是蜜蜂待的地方。”

“蜜蜂是你的吗？”

“人们说，蜂群只要飞出你的视野，就可以属于其他任何人。这是夫人的蜜蜂，我负责照料。”

他说着扛起梯子，直接靠在伸展得最开的枝干上。男孩等到梯子楔进适当的位子，就走向前去，把双手搭在梯子两边。马特·梅优雅地爬上去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轻轻地把蜂窝收进棉袋里，像夜盗捧着到手的赃物，爬下来，穿过林中空地来到较远的一端。男孩紧跟着，默不作声，只是看着，他白中透绿的身躯像个小幽灵，飘在衣着蓬松的养蜂人身后。

“现在会怎么样？”

“它们会安静下来的。稍等片刻。”

“它们没叮你啊。”

“你看它们的胃撑得鼓囊囊的。这时它们是不会蜷缩起来蜇人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穿防护服？”

“保险起见。”

“蜜蜂什么时候会叮人？”

“被惹恼了的时候。”

“它们什么时候会恼火呢？”

“很多时候啊。比如它们失去蜂后时，比如人们挡了它们的去路时。打雷时也会。”

马特·梅如蝉蜕般脱去防护服。他收起脱下的白色防护服，将头盔放在最上面。一阵微弱轻柔的嗡嗡声从蜂箱里传来。

男孩站在空地上的水底灯下面。远处是微微闪光的花园。马特·梅想问男孩的名字，但就在那几个字符蹦出来之前的一刹那，男孩悄悄转身溜走了。他消失在阳光里，只剩下养蜂人在浓浓的树阴下。

依然是炎炎夏日。花园里到处都是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最后一朵玫瑰的花瓣随风飘落。花园后面那座房子的门每天都半掩着。马特·梅被差去阁楼熏马蜂巢时，总得费力地穿过仿佛有大海那么深的走廊。阁楼经过太阳炙烤，热得像个蒸笼。他还能一眼看到死了很久的蜘蛛的尸体，挂在肮脏的蛛网上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男孩吃惊地望着他穿墙般悄无声息地出现。

“用烟熏‘碧玉’。”

男孩第一次笑了。“‘碧玉’。”

“也就是你知道的马蜂啊。蜜蜂也许不会蜇你，但这些马蜂会。

你得躲开点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是么？它们要是蜇了你，我可饭碗难保了。”

马特·梅等着男孩走到闷热的阁楼最远的一端，才点火。

男孩像一只白蛾，贴在墙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“我们开跑！”片刻后，马特·梅喊道。

他们站在外边楼梯的平台上，让眼睛适应面前的烟雾。

“我原以为你只是个养蜜蜂的人。”

“我就是。只不过管得挺杂。”

“还得赶马蜂。”

“没完呢。我还得擦窗户，清理沟渠，饲养兔子，烧火煮茶，猎鸽子，抓老鼠，打地鼠，扫落叶——还有一些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妈妈去世了，所以我才来这儿的。”

弥漫在他们四周的尘埃停止拂扬，仿佛时钟停止走动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男孩问。

“马特·梅。”

男孩又离开了，飞快地消失在陡峭阴暗的楼梯尽头。马特站在原地，远处传来微弱的关门声，万籁复寂，回音如梦。

自那以后，他们每周都会碰到几次。男孩会突然出现在马特干